

书山有路 素履以往

李晓伟

书这东西，读得少了，怕别人知道自己无知；读得多了，感到自己更无知。

这种感觉，让喜欢读书的人很是不爽。我相信年龄这东西。年轻时喝酒，是为了以后喝更好的酒；年轻时读书，是为了说不定以后自个儿能写书；年轻时交朋友，是为了以后能更有面子地交朋友。

如今，喝酒是因为喝酒的感觉挺好而想喝，读书是因为那本书闯入我的眼帘，让人禁不住去翻阅，交朋友是因为那个人让我想跟他一块儿无聊地坐上一会儿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生活已变成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，已不再是人生旅途中的风花雪月。

但读书这件事，始终是一颗坚守的初心。俗话说“案上不可多书，心中不可少书。”据传，一代才女张爱玲的卧室窗明几净、纤尘不染，不置一书。而且，卧室就是她的书房，那么，她的书在哪里呢？案上书表明的是“富”，心中书体现的是“贵”，在她身上，恰如其分地体现出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来。

想当初，第一次发表文章时，还真的是志满意得，以为是手到擒来、易如反掌之事，因为自信读书不少。应了那句话，知识就是力量，读书让我充满了自信。年轻气盛的我胸中似有雄兵百万。现在想来，也只有彼时才会有那种想法。

喜欢读书，虽然也喜欢在一些小书店里买那些摆放在最不显眼地方的折价书，但终究是爱书所致，见不得书受到如此慢待。

著名作家韩少功曾发表过一篇文章，怀念当年他们那些知青的读书岁月，感叹现在的一些硕士、博士读书太少，存书太少，还不及以前的中学生。这是确凿的事实，没有故弄玄虚的意思，虽然听起来骇人听闻，但我也深表同感。

作家回忆起当年他们溜进图书馆偷书的往事，今天听来很是新鲜。当时他们躲在布满蛛网和积尘的临时书库里读得昏天黑地，吃喝拉撒全然不顾。那种对书籍如饥似渴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，是现在的学生无法想象的。

我拥有一台电脑，有满屋子藏书。虽然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电脑上进行阅读和写作，但书的魅力在我眼中没有丝毫的减损，还是觉得只有翻着可触可感的书页，才能真正体会什么叫书香。电脑上的阅读不叫真正意义上的读书，那只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而已，全然失去了“我要读书”和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的幽默。

每每站在书架前，即使不翻开一本书，我也可以站上半天。仅看成排书脊上的书名，心里就无限充实，感觉与守财奴守着满屋子的黄金珠宝时毫无二致。

独坐书房，泡上一杯茶，点上一支香烟，味也比平时香，雾也比别处美，若是再能滋润地抿上一口小酒，简直就是天上人间了。雅兴飘然而至时，写一篇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文章，或能愉悦大众，更可愉悦自己，若换回书钱若干，则是欣喜若狂。

网络信息时代，书的失宠和落寞是可以理解的，我知道无须表现得过于愤慨。要知道，再好的书在有些人的眼里也是毫无价值的，他们宁愿拿出当废纸卖掉，也不愿腾出一点空间来让其栖身。

作为一个爱书人，我自然是占了很多便宜，庆幸之余，心里不免有些沉重。看着街头小书店一家一家被侵占，最终被其他的商店鸠占鹊巢，那些书也不知魂归何方，其情景着实让人伤感。

但是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，在忙碌的都市里，拿起一本好书静静地读下去，显得何其矫情，何其奢侈。有多少人愿意把大把的时间用在读书上呢？书的境遇如此落寞，读书的境遇也不见得好到哪里，现在若还有人说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，那真的是很感人的。

古人云：“只字必惜，贵之根也。片言必谨，福之基也。爱惜只字，不但显荣，亦当延寿。”这些都是古人对书的莫名崇拜。我听着今人在歌里唱着“家有诗书如沧海”，心潮会不由自主澎湃起来。这“沧海”根本不在乎书籍册数的多少，而完全在乎拥有书籍的那种感觉。“佳思忽来，书能下酒；侠情一往，云可赠人。闭门阅佛书，开门接宾客，出门寻山水，此人生三乐。”有书的感觉妙不可言，张镗先生的慧语中，什么都可以不谈，只要有书就满足了。

书山有路，素履以往。如今想来，曾经有一些好书放在我面前，我却并没有读，谁知以后就再也碰不到，再也没机会读了。也许，它们将永远放在那里，等待着爱它的人。

游月季八卦阵

孙利芳

月季花阵，汝州城东，花开惊艳，月月嫣红，一顾再顾，其乐无穷。

年年友相约，岁岁人不同。本是女儿身，爱花皆天性。群里一邀约，一呼皆相应。晨光刚微曦，盼花皆早醒。七彩华衣备，奔赴花丛中。朵朵花儿艳，赏花并留影。道道花墙间，尽是欢笑声。

五彩斑斓花篱间，一花占尽四时春。花香缕缕沁肺腑，花韵缭绕吻衣裙。层层叠叠多妖娆，翩翩飞舞润心魂。彩色花朵汇成墙，铸成八卦阵。锦绣云霞披彩缎，恰似仙子踏祥云。花影摇曳多婀娜，如痴如醉脚生根。不是八卦阵太玄妙，而是花儿娇艳难移步，醉了众芳心。

虽逊牡丹之国色天香，却有月季之四时嫣红。春携蔷薇春意融融，夏伴荷花袅袅婷婷，秋迎菊花共照秋水，冬伴梅花傲雪玲珑。四季花开春常在，恰如花中不老松。

月季之美，美在颜色养眼多纷呈。清纯雅致少女粉，如

凝胭脂妩媚红。富贵明艳绒绒黄，洁白如玉纯净风。清冷飘逸蓝紫色，白里透绿隐轻灵。更有复色镶花边，双色并蒂笑长空。恰似七彩霞从天降，巧夺天工锦绣成。

月季之美，美在名称优美意无穷。御用马车读书台，龙沙宝石花仙藤。嫦娥奔月蓝月亮，橘红火焰耀光明。朱红女王安吉拉，金色阳光藤彩云。白河溪水入甜梦，坤藤幻紫润花魂。龙沙宝石金丝雀，紫袍玉带贯长虹。白河溪水腾绿云，瓦尔特大叔大游行。所赋名字皆诗意，足见世人爱之切切情独钟。

月季之美，美在姿态优雅貌娟媚。或小巧玲珑小家玉，或花朵硕大赛牡丹。或单瓣轻盈若蝶舞，或层层叠叠花瓣卷。或单朵热烈又奔放，或多头齐绽星点点。或含蓄带露娇羞容，或舒展大方意悠然。或顾盼多姿含深情，或自然率真天地间。千姿百态，摇曳含情，恰似九天瑶池下凡仙。

月季之美，美在气味甘醇浮暗香。甜甜香味沁肺腑，丝丝缕缕溢芬芳。淡淡果香甜似蜜，清雅清新润心房。月季花茶人人爱，赛过玉液和琼浆。满园馨香关不住，春风穿透月季墙。香飘云天外，天上人间花月共赏。

月季之美，美在随遇而安舞翩翩。或单株悄然小院内，或成片嫣然在公园。或点点嫣红掩绿树，或簇簇绽放街头边。或千娇百媚靓广场，或扮靓城市花坛。或缠绵交错映花墙，或攀爬田野篱笆边。或攀援而上擎花柱，或插枝装扮俏花篮。房前屋后皆自在，家庭小院香满园。君不见，飞入月季八卦阵，花舞蓝天碧水间，引得万人竞赏乐翻天，引得九天仙女笑声灿灿落凡间。不禁赞曰：

人间四月春意浓，满城锦绣透玲珑。万花漫卷披彩缎，千树摇曳舞春风。争奇斗艳春灿烂，五彩缤纷皆含情。汝城月季八卦阵，花舞汝水月红。

又是一年槐花香

程彩霞

又到了槐花飘香的时节。只是这个春天，我和槐花却只是一次邂逅。

那是在车水马龙的街道，隔着车窗看到人行道的边上有个老婆婆在卖槐花。车转瞬即过，那放在编织袋上的一小堆槐花在我的视线里映了一下，便再也看不见了。

靠在椅背上，思绪飞扬。那和槐花有关的记忆点点滴滴从心头泛起，是感慨，是酸楚，是怀念……

年幼时，村庄里的街道是沙土路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槐树、桐树、杨树，肆意地长着，郁郁葱葱。那时候，每一家都有一个大大的院子，有的还分前院和后院。院子里是很少有盆栽花草的，大都是各种树木，杨树是最常见的，当然也会有核桃树、槐树、木槿花树、桃树、苹果树。每年的春天，各种花儿次第开放，裹挟着干牛粪的味道，和着狗叫声，鸟雀的啁啾声，在村庄的上空弥散。暮春时，槐花开了，那一串串槐花像白色的风铃挂在绿叶间，整个村庄里都飘荡着槐花的清香。

那时候，街道也是热闹的。大人们拿着镰刀、竹篮子去够槐花，小孩子们在后面蹦蹦跳跳地跟着。花开得早的槐树有时在街头，有时又在谁家的院里。无论长在哪里，那香味是藏不住的。像约好了似的，第二天，槐树下便满是欢声笑语。

男人们把镰刀绑在竹竿上，钩下槐花枝条，女人坐在树下接槐花放在篮子里，小孩子从篮子里抓一把槐花放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，才不管家人“不敢吃那么多生槐花，容易腹胀”的嗔怪，只是把槐花填满嘴巴，吮着槐花那点蜜甜，那点清香，不住口。

一拨又一拨的人来了，满载而走。槐树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的笑声，直至花儿老去，落英缤纷，笑声渐消。

我家那时候是有一个后院的，种了一棵槐树，父亲是热心肠的人，每年春天，这样欢笑的场景陪伴我度过了好些天。

后来，人们的生活日益向好，家家户户的院落都进行了改造。我家也不例外，原来的瓦房土墙被推倒，建起了青砖平房。那棵槐树被砍掉了。清清楚楚地记得，盖房子用的青砖是父亲和母亲做坯、烧窑，历经好几个月才做出来的。那一年我十七岁。

再后来，院子又经过了两次改造，地面也硬化了，家已经完全没有曾经的模样，院子被房屋占满了，水泥地面更不可能种下一棵槐树了。

村子里的高楼越来越多了，街道越来越宽了，基本都是水泥硬化的，槐树在村里也很少看见了，只在村头的菜地里孤零零的有一棵槐树，或者西边的河滩那里也会有一两棵槐树。

不过槐花还是年年都可以吃到的，因为勤劳的父亲总是早早备下槐花，在他的儿女们回去的时候便有母亲端出热腾腾的蒸槐花，拌上香油、蒜泥，可以美美地吃上一碗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槐花曾经是饭桌上的一道天然美食，如今的餐桌上，花样繁多，菜品丰富，槐花又以野生纯天然绿色食品成为许多人口中的美味。

可是，那个为我们摘槐花的小老头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一年多了，只能在梦中与他相见。那个为我们蒸槐花的老太太成了我们姐弟心中的牵挂和忧虑。没有了父亲，我失去了做“孩子”的身份，那颗想要放松心情没有了可以安放的地方。

我的孩子们，吃惯了炸鸡和汉堡，他们对槐花不感兴趣。我自然不用费尽心思把槐花端上餐桌。

父亲去了，年少时那个淳朴的乡村也在岁月的变迁中消失了，那密密的绿叶下的洁白花瓣，那一缕缕的槐花香，那留在唇齿间的清甜，都与父亲渐行渐远了。

不禁泪目，在泪眼朦胧中，我依稀看到：一个瘦小的白头发的老人，把镰刀结结实实地绑在竹竿上，仰着头，眯着眼，费劲地往下钩槐花。那花儿，鲜嫩清香，洁白如雪。

沧海桑田瓜洲渡

殷艳蕊

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这首北宋名相王安石的《泊船瓜洲》，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、思念家乡的深切感情。

而我与瓜洲渡匆匆一别，转眼竟是一年。去年春天的一个午后，我与我的队友们正在瓜洲渡头徘徊，那是我们大运河寻梦之旅的重要一站。

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瓜洲渡，位于扬州市南的运河与长江交汇处，离市区15公里。

离开瓜洲渡的日子里，瓜洲渡无数次地萦绕在我的脑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认为瓜洲渡是一个人，一个巨人，一个历经生死、饱经沧桑的巨人。

两千年前，他已经在长江母亲的腹中孕育。一千多年前出生后，幼小的他被母亲紧紧地抱在怀中。因为他长得像瓜的形状，所以人们给他起名叫瓜洲，也有人叫他瓜步、或者瓜埠。在长江母亲的精心养育下，他慢慢地长大，就有人开始在他那里落户、生活，逐渐形成了渔村、集镇。

他逐渐长大。在母亲的支持下，终于有一天，他和陆地牵手、相连，成为长江母亲北岸的一个渡口。他越来越壮，个子越来越大，扬子津的舟船要想驶入江南渡，必须从他的身后绕过。

唐朝开元二十五年，润州刺史齐浣的到来，结束了瓜洲渡的少年生活。齐浣修通了伊娄运河，把瓜洲渡与扬子津直接连了起来。从此，瓜洲渡对岸京口的船只可以直通瓜洲，而不用再绕道扬子津，扬子津的船只入江，也不用再从瓜洲渡的身后绕行了。

瓜洲渡占据着大运河与长江的咽喉位置，开凿伊娄河后，瓜洲成为漕运要津、江防屏障。逐渐取代扬子津，成为大运河进入长江的重要通道之一。

那时候的扬子津牛气得很，是运河与长江间最重要的渡口。据说隋炀帝杨广在扬子津待了十年，在这里修建了扬子宫，于是扬子津就变成了扬子镇，扬子镇后来又升格成了扬子县，扬子津面临的这段长江也改名叫扬子江，后来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入海处的长江，一律都叫了扬子江。

齐浣的到来既改变了瓜洲渡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扬子津的命运。一念之间，兴废悄然更替。

充满青春活力的瓜洲渡，那真叫一个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呀。彼时商贾云集、帆船如织，瓜洲渡迅速变成繁华的江边巨镇。母亲的偏爱让长江水道逐渐南移，更使瓜洲日益壮大。长江航道逐渐南移，瓜洲与京口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。

鉴真和尚来了，他要从这里东渡日本；大诗人白居易坐着船来了，留下了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。”诗人张祜来了，政治家诗人王安石来了，大诗人苏东坡也来了。据说当年住在瓜洲的苏东坡写了一首诗，“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。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”心中得意，便派人送到镇江金山寺，交与佛印和尚。佛印只回了两个字“放屁”。苏东坡大怒，坐船过江找和尚算账，没有见到佛印，却见到一张佛印留下的字条：“八风吹不到，一屁打过江”。苏东坡释然了，也开怀了。

从宋代乾道四年，瓜洲渡开始筑城了。经历代多次修建，瓜洲城日趋完善。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，出逃江南时经过瓜洲，留下了《泥马渡康王》的典故。南宋绍兴三十一年，完颜亮兵入侵。抗金名将刘锜拒敌于皂角林，完颜亮被杀于瓜洲。

自唐代刺史史浣将运河修至瓜洲渡始，一直到清朝康熙末年，瓜洲渡，风头一时无两。就连马可波罗也把生意做到了这里，并称这里是“瓜洲市”。

清代中期，由于漕运、盐运的发达，瓜洲城越来越繁荣，最鼎盛时期，其辖属人口曾高达40多万，聚城居住也有将近10万。乾隆年间，瓜洲已成为南方巨镇，城周长约5公里，高约7米，厚约3.5米。城内建筑众多，十分繁荣。为当时全国大城市之一，连康熙皇帝、乾隆皇帝也多次亲临瓜洲。

然而，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。

正值盛年的瓜洲渡似乎不再令母亲长江喜爱了。她让长江水道开始北移，江水不断冲击着北岸，冲击着北岸的瓜洲渡，冲击的江岸不断坍塌。而位于南岸的镇江却受到偏爱，附近涨出一大片的江滩、沙洲，位于江中的金山寺，开始与陆地相连。

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瓜洲老城最终全部坍入江中，街市里巷，园亭楼阁，湮灭殆尽。亲自目睹并经历了那个揪心过程的晚清诗人于树滋，由此写下了一首悲伤的七言诗：“楼台城郭付东流，胜地名区不复留。一片寒潮听呜咽，烟波浩渺浪悠悠。”

瓜洲城不再了，瓜洲渡仍在。已是耄耋之年的瓜洲渡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仍然维持了数十年之久的繁荣。直到1912年，随着津浦铁路通车，中国南北交通的重点开始移至南京浦口镇。从此，瓜洲失去了中国地理和历史上著名的漕运枢纽地位。

沧海桑田，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瓜洲渡这个巨人，终于可以歇息了。从此，瓜洲渡成为一个传说、一个传奇，关于他的事迹，后人也只能从诗句中找寻了。

“落日瓜洲渡，余寒透薄衣。”用明代诗人张羽的《过瓜州》诗句作为结尾，倒符合了瓜洲渡今日的状况。如今的瓜洲渡，成了一个凭古吊今的旅游景区。这里花木茂盛，绿草如茵，江水悠悠，水面偶有船只驶过，帆影也是渐行渐远。

远处钟声悠扬，但已不是金山寺的钟声，而是不远处学校传来的上课铃声，还有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。